

## 朝花夕拾

## 最美清秋

家住渭河边，日日行走在河畔的秋波里。

晚秋时节的渭河，像卸去疲惫的长者，平静淡然。循着雨季奔流咆哮浑黄的渭河水终于放慢了脚步，清灰色的水流缓缓地抚慰着河床，水面被晨曦划出一道道金黄波光粼粼。零星的水鸟把头埋进堤边的草丛里，偶尔将脚探进水里，身后便

漾起些微涟漪。

昔日笔挺的芦苇在秋风里偻下身軀，由青泛黄的茎秆一簇一簇围拢着低垂的芦穗和褐色的籽粒，瘦削的格桑花奋力攀附在苇叶上露出一点点红色，穿过小径的身影后传来秆秆与葭叶碰撞的沙声，还有麻雀展翅的扑棱声。早起农人荷锄的脚步叫醒了渭河的宁静。

河畔两只喜鹊深一脚浅一脚地追逐，浑圆雪白的腹部紧贴着湿漉漉的沙土，任凭你怎么挥手，它也只是警觉地摆摆头，似乎懒得伸展乌黑的翅膀，依旧蹒跚、踟蹰。渭河的秋没有春的温润，没有夏的清幽，冬日的凛冽还不曾到来，这秋舒爽得很。枝柯舒朗的垂柳把天空划出一缕一缕的灰蓝，抬头望向天际时，一片树叶飘落到头发里。我轻捻起狭长的柳叶，浅黄的叶片与橘黄

## 秋到渭河

◎刘小会

的叶柄清晰可见，看得见生命的脉络。一叶知秋，收获一片落叶，瞬间被秋天的深情包裹，感念大自然的馈赠。

阳光从浓荫的罅隙里泄下来，落在小径两旁的冬青上。薄薄的秋霜平铺在叶面，一点点由白变得透亮，在暖阳下凝聚成晶莹剔透的小水滴。还没等催促这精灵，她就顺着翠绿的冬青叶片上的凹陷处滑向茎和主干，悄悄溜进土层里去了。李树桃树橘红橙黄的叶片散落在树冠下的草坪和低矮凸起的灌木上，仿佛新织的地毯五彩斑斓绵软。

徘徊在渭河畔。旭日东升，身上便温暖了起来。

我想伸手捉住这秋日清晨的明朗，谁知远处高耸的塔台上、河对岸洁净的屋角上、河滩飘摇的杂草的茸毛上、吊桥的木板上、水鸟鹤起的翅尖上，一如我的肩背沾满了金灿灿的阳光。我不由嫉妒起这秋意萧索里明丽

的阳光，任由她有力而温情地抚摸。

趁太阳还没有挂上中天，趁深秋午后的天空还没有湛蓝，在晨曦里走走，耳畔萦绕着美丽的歌声：“白鹭饮朝华，夕照觅晚唱，人在画中游，山色映湖光……”

沿着川流不息的脚印踩出的坑坑洼洼，日日行走在渭河岸，脸上的轻松和脚下的急迫还在，渭河枯了绿了、冷了暖了的景致也还在。

不息的渭河水日日潺潺奔向远方，但那些对生命的仰望还在，一如河畔的秋色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## 雨季

◎杨慧雯

岁月流转，不温不凉。时光飞逝，不悲不喜。

立秋之后，雨一直未曾停歇，仰望天幕，烟雨笼罩；低头凝神，雨打窗棂。看雨、听雨，将秋的清凉融入绵长的雨中，心绪随雨滴的滴落及飞扬或喜或悲。

秋雨毫无顾忌，倾泻而下。没有春的娇艳、夏的炽热、冬的严寒，却有着秋所独有的柔情与温婉。撑着伞独自在雨中，感觉这场雨似乎影响了心情，但生活却又从不被人的情绪羁绊。

余秋雨说：“夜雨中，人生和历史都在蹒跚。”

路遥在《平凡的世界》中说：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实现。

细密的雨丝在天地间支起了一圈灰蒙蒙的幔帐。超市门口，发传单的小伙子手拿一沓彩页，不时发到行人手里，并弯腰表示歉意，人们步履匆匆。在雨天行走，一只手打伞，另一只手提东西，早已分身乏术，但这并不影响小伙子频频向路

人微笑致谢。十八九岁的年纪，大多数男孩还在心安理得地接受着父母的抚养与馈赠，他却已走出家门，用微薄的收入来供养自己。

行走在绵绵秋雨中，雨幕中这位年轻人，令人内心涌出一种别样的情愫，久久地站在原地，任思绪翻滚，却不能挪动脚步。

一位老大爷和他的小孙子从雨中走来，淅沥的雨丝毫未曾影响孩子快乐的情绪，他像一只小鸟蹦蹦跳跳。小伙子快步迎上去，把手中的传单递给了老人，孩子一把抓过去，三两下就折好了一架纸飞机，先是拿飞机飞向爷爷，可能觉得距离太短，不足以检验他飞机的稳定性，又把飞机飞向了发传单的小伙子身上。小伙子伸手接住，微笑着看着小

男孩，又微笑着把传单展开、抚平，继续他的发送工作……那一刻，我怔住了，这个年轻人需要有多大的勇气与力量，才能把心里的苦涩转化为嘴角轻扬的微笑。

现实自有它冷酷的一面，好在他可以用内心的平静去与之对抗；生活自有它晦涩的一面，好在始终

有一抹暖色充盈着他的内心。

我不知道，雨中的男孩是该埋怨生活带给他的艰辛，还是该感谢厚重的岁月让他提早走向成熟，但我坚信，经历过后，历练就会成

为一种品质，在以后的岁月中，这品质自然会熠熠生辉，成为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。

走过了春，经历了夏，感受到了明媚，体验过了热烈，当第一枚叶子从树上落下时才发现，不经意间满目葱茏的绿已被一点一点染成了秋的金黄，透着发黄的叶子，难免就多了一份一叶知秋的怅惘。

雨水缠缠绵绵，思绪空空悠悠，蓦然间喜欢上了这种孤寂却又充实的感觉：撑着伞，伴着沙沙落下的雨滴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在雨中行走，一个人聆听内心的声音，顷刻间明白了想要什么，也在此刻接纳了不完美的自己。

呼吸着雨中清新的空气，看

## 秋天

陇县西大街小学 二（六）班 徐旭初

秋天，来了  
是谁告诉你的呢  
是昨夜淅淅沥沥的雨  
还是今晨凉爽的风  
是染上红妆的大树  
还是天空中南飞的鸟群

哦！我知道了  
一定是果园里那果实的香气  
是花园里盛开的菊花和茉莉  
是场院上晒着的金黄的谷粒  
更是农民伯伯脸上丰收的笑意

新苗

## 秋天的老区

◎毛亚云

秋天的到来，将宝钛老区绚丽、宁静、壮美的一面展示在人们眼前。站在老区旁的杨家山山顶举目四望，漫山树木在阳光的照耀下五彩斑斓。一片苹果地里，果农们正在摘果子，红彤彤的大苹果将枝条压弯了腰，漫山遍野的彩色，组成了秋天最美的图案！

下山原路返回时，我发现生活区楼前房后的银杏树，渐渐染上了黄色，耀眼夺目。一阵风儿吹来，银杏叶片飘落，像极了只只蝴蝶在翩翩起舞，一落到草地上，草又添了几分雅致，更显出了秋之静美！

行至西大门时，连日秋雨使廖家沟的后山涌起了浓浓的雾气。时聚时散的云雾，宛如一条飘带，波澜不惊地挂在山腰，一时间整个廖家沟村云缠雾绕，仿佛一幅水墨画映入眼帘，我似乎置身梦境……

西大门桥两侧，正在绽放的野菊花尽情展示秋之灿烂、菊之高洁。一丛丛、一簇簇，开得那样蓬勃热烈！一路前行秋风扑面，沿途的厂房外墙爬满了常春藤，绿得沉静、黄得精致、红得艳丽，让人不禁驻足观看。路两旁，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叶已渐次变黄，在秋风的召唤下不时跌落，踩在脚下沙沙作响。

站在清水河边细看秦岭，满山的树和连绵不断的山峰出现在我面前，层林尽染。不远处，山坡上的水晶柿子火红火红，宛如一盏盏红色的小灯笼，实在惹人怜爱。顺着公路蜿蜒而行来到桥头，这里山清水秀，深幽清雅，树木林立，空气异常甘甜，一幅纯天然美景。再往上，清水河上游的一侧泉眼在潺潺流淌。为了喝上清澈甘甜的山泉水，周围职工常自带水桶，三三两两行走其间，轻松恬淡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……

在这秋意正浓的季节，我行走在这块沃土上，感受着老区绚丽多彩的今天。今天的老区已由当年荒凉的秦岭北麓清水河畔，变成中国钛工业生产科研基地。当年那些朝气蓬勃、来自五湖四海的开拓者建设者，虽已进入生命的秋天，却依然热爱眷恋宝钛，他们把全部的才华和智慧都奉献给了共和国的钛工业。如今，他们的儿女们正迈着坚定的步伐，不忘父辈初心，牢记历史使命，沿着父辈们指引的方向拼搏前进，只希望用生命和青春，描绘出宝钛集团更美好的明天！

我喜欢秋天，更爱处处秋景的宝钛老区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@163.com

## 打酸枣的外爷

◎陈喜军

小时候我很喜欢去外爷家，一想起外爷家的酸枣，那酸不溜溜的甜、甜格丝丝的酸，我就直流口水。在那个刚刚解决了温饱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，酸枣是我们这些千山深处山里娃为数不多的零食。

外爷家在离我家五里外的花缺村。一到外爷家，我就直奔外爷家门后，酸枣通常放在那里。房间弥漫着一股酸枣特有的香甜味，我立马抓起一把红彤彤的酸枣塞进口中，那酸酸甜甜的味道瞬间就俘获了我的心灵，酸中带甜、甜中带酸，甜得让人幸福，酸得入口生津，醇厚绵长的酸甜，后劲十足的清香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在那个水果、糖果等零食都是奢侈品的年代，这简

直是人间美味。大快朵颐之后，我把衣服口袋装得鼓鼓囊囊，拍着肚皮，嚼着酸枣才又去“扫荡”外爷菜园里的黄瓜、洋柿子。

外爷瘦削高大，一年四季穿一身蓝褂子，脸上红如古铜，下巴长着一个葫芦状的肉瘤，一种地方性碘缺乏病。已年过六旬的外爷，疼爱地抚摸着我的头，看着我边吃边撒落在地上的酸枣，爱怜地说：“喜军不来人想得狠，来了翻腾搜腾得很，不走来都‘兮兮’的（方言：意为受不了了）！”

等我稍长大了点才知道，每年秋季，外爷都要背着背篓，手持长竿去荒山野岭打酸枣补贴家用。酸枣树多生长在山坡坡、崖边边、沟

畔畔杂草丛生之处，且越是陡峭的地方长得越欢实。酸枣树四周荆棘密布，树上直刺如针，摘取十分不易，一不小心就被枣刺扎破手，用披荆斩棘来形容摘取的艰辛也不为过，且辣的本意就是酸枣树。

打酸枣时，外爷从背篓里取出镰刀，先清理掉树下的杂草，在树下铺好塑料布，然后用长竿敲打酸枣树枝，把落在塑料布上的酸枣和树叶全部倒进背篓，再把落在杂草中的酸枣一个个捡出来，即使这样，手被枣刺扎破，衣服被划烂，也是家常便饭。在草丛里行走时还要边走边拿棍子敲打，起到打草惊蛇的作用，以防被蛇咬。摘回来的酸枣用簸箕簸去树叶杂草，晒干后，交到收购

站，一斤也才卖五分钱。

时光荏苒，六岁左右我随母亲离开大山，如今已是年过半百，外爷外婆早已离我们远去，酸枣也成为我童年的记忆。前不久，无意间在网上看到有人售卖酸枣，没想到这种土得掉渣的山中野味，凭着安神、天然、绿色、健康在网上异军突起，逆袭登上网络销售的时代列车，每斤二十元的价格更是今非昔比。网购回二斤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还是童年的味道，我每天取出五六颗泡水喝。

在热气腾腾的水杯中，酸枣玛瑙般透红，散发出绵长的清香，透过红彤彤的酸枣、氤氲缭绕的水汽，我似乎又看到外爷背着背篓，手持长竿在野外奔走……

